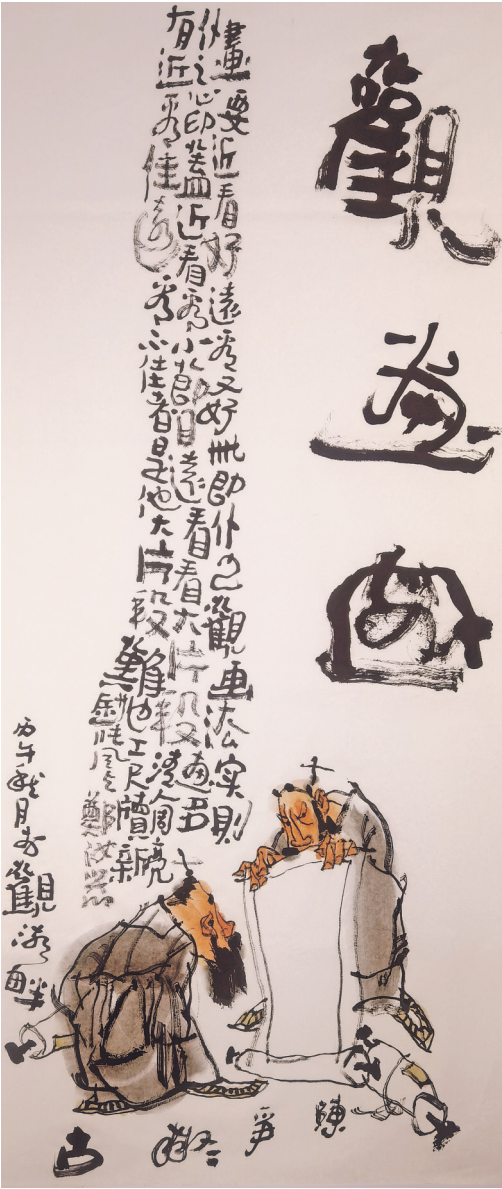




陈争《观画图》。

赏析真味

□ 李裴

秋阳正好,天清气爽,陈争先生神态自若,微笑展示其国画新作《观画图》。映入眼帘,“观画图”三字在右上,约占画面四分之一,中偏左大面积题款,画面下三分之一描绘了两个人物,一擎画,一观赏,皆专注而沉浸,头上小辨似在接收穹宇信息。其所观之画乃空白一片,留给人想象脑补。大面积的枯笔为主导的书法,应是以书入画,以“画眼”观字,自有其气韵意境,创一派风云。

题款的内容为清人周亮工《尺牍新钞》收录的张风《双镜庵集》中与郑汝器论画:“画要近看好,远看又好,此则仆之观画法,实则仆之心印。盖近看看小节目,远看看大片段。画多有近看佳而远看未必佳者,是它大片段难也。”以“远近”观之论画,是一种较普遍的共识。比如清代张宗苍就说,“画须要远近都好看。有近看好远不好者,有笔墨而无局势也;有远观而近不好者,有局势而无笔墨也”。这里讲了一个我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的重要道理,即,既要关注小节目(笔墨),又要把握大片段(局势)。对于阅读而言,此理相通。特别是于当下,更需对一本好作品,既速读也细读,既漫读也精读,“远”“近”相结合,尽可能摆脱“小视频思维”而体味阅读的乐趣。

读贵州“四大文工程”的文学成果之一,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感受良深。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交织,尽力还原明初西南屯堡的军屯日常、卫所戒备及地域风貌,进而展现“大明遗风活化石”的底蕴。是以远观漫读要对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历史事件,汉民族的

屯军后裔在边疆地区坚守文化传统,与自然及各民族和谐共生有一个在其大的概念、基本逻辑、宏观背景、总体框架和叙事调性……总体上的了解和把握;进而细读因明初洪武三十年震动朝野的“南北榜案”,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案沦为“废榜进士”后,一路西行避祸,最终来到贵州安顺屯堡(傅家寨,阿嘎屯)的故事,随人物一路行、一路看、一路想、一路“干”……品味小说描写述说的贵州地域特色,云贵高原的地理风貌,屯堡的石头建筑、地戏、凤阳汉装、乡土人情、民间传说等等民俗文化,体会其细致入微的史料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在“远”“近”结合中,阅读的乐趣必倍增而深入。以之读冉正万原汁原味讲述贵州老巷故事的《鲤鱼巷》,在贵阳老街的褶皱里打捞被遗忘的时间密语的《洪边门》,必可沉浸其文学空间而自乐、乐人。

从修身立己来讲,一个人欣赏、阅读一部文艺作品,应追求入眼入脑入心,把看、赏、学的知识、认知转化为精神营养,从而有所“得”。如果只热衷于知晓结局结尾,忽视忽略恰恰是最重要的过程,也就是思索追问“为什么”有此结局,远远速细耐心赏析,就难以将“观看”转化为对于个人的一种人生体验而产生出审美的愉悦。对于欣赏观看者,应稳住心神,保持专注,静心定心,学会深度思考,此于身心定大有裨益。

2025年,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长篇小说《撒旦探戈》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匈牙利乡村为背景,围绕两个骗子假借“救世主”之名,花言巧语蛊惑村民走向幻灭,描绘了

我回了趟老家。太阳像个变软的气球般西落,我在村口遇见了母亲,她戴一顶草帽,提一篮子毛豆、南瓜,刚从后山的地里回来。我接过母亲手中的篮子,她伸手擦擦脸上的汗珠,喘口气说,你两个星期没回来了,回去给你做青豆腐。我抿了抿嘴唇,随母亲回家。

素日里我常吃豆腐,水豆腐、豆腐干、臭豆腐,变着花样满足舌尖上的味蕾,一年四季都不缺。青豆腐则不一样,只有在夏末秋初,以青色的嫩毛豆和嫩南瓜为食材,成为生活中的稀缺品。圆圆的嫩南瓜和鼓鼓的嫩豆子,仿佛囊括了春夏两季的雨水和阳光。若长成老瓜老豆,气色减退,断然做不出青豆腐来。错过这一季,要吃的话只能等来年。

我和母亲一边剥豆一边聊天。按照母亲的描述,地里的大豆长得茂盛,青绿色的豆叶上,偶尔能看到被虫子啄破的洞,仿佛它们打开的天窗;南瓜藤沿着地埂抽出几米远,瓜尖顶着喇叭状的黄花,蜜蜂尽情在上面开演唱会。母亲说,有一根瓜藤抽在地埂旁的杜仲树上,她摘瓜时看见,树顶撑着一个晃动的鸟窝,几只幼鸟叽叽喳喳叫唤着鸟妈妈。豆子快剥完时,母亲惆怅地望着我,我以为她有

我喜欢不同的口味,盛第二碗时,在青豆腐里加了盐、葱、辣椒和豆豉,这香辣的味道更适合年轻人的重口味。看到我吃得尽兴,母亲也高兴,脸上的苹果肌又鼓了起来。“清淡饮食,去浊存清。”母亲与我不一样,她只喜欢青豆腐的原味,不喜欢加佐料。人上了年纪,口味就变得清淡了。

乡下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两碗青豆腐下肚,身上仿佛退去一个小太阳,从头到脚凉了下来。前次我回家,从村头走到村中,家家门前都有人在舂青豆腐,擂钵叮叮当当循环的声音,像夏天的一次“大合奏”。这盛大场景的背后,演绎着人们在夏天对一碗青豆腐的惦念。天气热,总得有一份对“凉”的期盼。

说到凉字,不能不提到我的故乡,它被誉为中国凉都,19°的夏天让不少外地游客蜂拥而至。我居住的盘州小城,一到夏天,大街小巷的餐馆,菜谱上就会增加青豆腐这道菜,客人要点素菜时,他们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青豆腐。有一次,一位北方客人不知道青豆腐为何物,服务员把他带到厨房,指着瓜豆和擂钵娓娓道来。客人来了兴致,一直把做青豆腐的整个过程拍成照片,分享在朋友圈。这是我在老家一个山庄看到的情景。我



做了四年“驴友”,夹缝岩的名字早已刻在我心底。它坐落于黔南三地交界之处:都匀阳和归兰水族乡富裕村、独山翁水水族乡甲乙村、三都水族自治县丰乐镇熊寨村等紧紧相拥。每年盛夏炎热季节,全省各地一帮徒步驴友纷纷背着行囊奔赴此地,安营扎寨,寻山戏水。“驴友”们提起它,总说那是一块遗落在大山深处的美玉,隐匿于云雾缭绕的群山之间,说得多了,我心里便存了念想——到向往的秘境夹缝岩看看。

这个念想一存就是好些年。直到前不久,我终于跟着采风的队伍,从都匀出发,往归兰水族乡的方向去。车窗外那些平常的黔南山色一帧帧退去,夹缝岩离我越来越近。

真正踏入夹缝岩,是从瓦厂寨开始的。下了车,沿着溪流往下走,走着走着,人就被绿色整个儿吞没了。两岸的峭壁是绿的,喀斯特林木一层叠一层,浓得化不开;藤蔓缠着老树的枝丫,绿得不管不顾;脚下的溪水跟透明的玻璃一样,清透透地铺在卵石上,像一块会流动的玉。那一刻我就想,“驴友”们说得没错,这里真是一块玉。可我隐约觉得,似乎又不是普通的玉——它太有灵气了,会响,会动,会顺着每一次呼吸沁到肺腑里去。

“这里有好多麻口鱼!”同伴突然惊讶地叫出声来。我低头去看,几条拇指大的麻口鱼正摆着尾巴往石缝里钻,影子在水底一晃,就不见踪影。溪水不急不缓地流淌着。夹缝岩植被保护完好,有奇山奇石、藤蔓交缠,满目葱葱,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凉爽宜人。一路上,我们有时需要脱鞋下水,走到对岸,多次在溪水中来回前行。脚板下清澈的水是温柔的,鹅卵石是光滑洁净的,随着淙淙的溪水声越往里走,绿意越浓。嘹亮而婉转的鸟叫声从林子深处透出来;远处的灌木丛里,野鸡咕咕地唤着。

沿路风光步步皆景,我们边走边驻足拍照,一个半小时后,山谷豁然开阔,天地骤然明朗。远方一座奇峰独矗云天,山石轮廓宛若一袭素衣观音静坐山间,这便是夹缝岩的标志“观音峰”。沿山道下行,沿途还能观赏到“观音庙”“仙人叠石”等天然崖壁画正从绿色山崖中浮出,活灵活现,妙趣横生。

走到谷底,轰鸣的瀑布声已然扑面而来。转过一个弯,从枝叶缝隙里望见一道雪白水练自高崖垂落,心中振奋,脚步不由得快了起来。我们纷纷脱去鞋袜,踏进溪水里。一会儿拽着藤蔓,攀过几块

一个被阴雨、泥泞和破败集体农庄包围的绝望世界。“远”看背景如此,却需“近”看细读才能体味小说之妙。余泽民译《撒旦探戈》(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第5次印刷),在其译者序《活在陷阱中跳舞》,说到他阅读的体会,“以前我就很喜欢读书,但过去读书大多迷恋于内容,翻译《姑兹的陷阱》让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第一次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所吸引,越是难读,越是想读,感觉到读书的蹦极状态”。精读细悟作品内容的“过程”,沉心穿越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丛林,品味波谲云诡、风光无限的语言、人生之奥秘。读者能达到读书的蹦极状态,就真正深入文学的空间中,沉浸玩味而妙不可言。

“功夫在诗外”。“诗外”是一个浩大的文化所在,是积累数千年人类智慧而筑成的无涯苍穹。文化的赓续,如连绵汹涌的河流,一以贯之向前奔腾。一个人立身其中,则当自强不息,随文化之波逐历史之流,望过去、立当下、展未来。“艺术家不可能凭空创造,他们经常受别的艺术家和过去传统的启发。”(P387<美国>苏珊·伍德福德等著钱乘旦译《剑桥艺术史(下)》)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因此,好的欣赏,要尽可能具有全局思维、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站在“高”处,一呼万应“响”在心,一览众山“小”在目,有所欣赏,有所品味,有所“获得”。否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就不免留下“身在此山中”的遗憾了。

■ 李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等。

文苑探味

深山翡翠夹缝岩

□ 黎玉松

大石头,循着前人踏出的小径向瀑布靠近。水声越来越响,迎面扑来的水雾也越来越密。十分钟的工夫,我们终于摸到了潭边。

站在崖底仰头看,那瀑布30多米高,凌空倾泻,溅起漫天白雾,风一吹全扑在脸上。落水撞击潭石,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脑子里忽然蹦出李白那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站在这儿才觉得一点都不夸张。潭水被冲得发绿,是那种深沉的、看不透的宝石绿。若是会游泳之人,便可跃入潭中,自在戏水,与清潭相拥。

我立在潭边看了很久。平日里它藏而不露,满山的绿把它裹得严严实实,只有走到最深处的人,才能看见它内里这道夺目的白——就像那些真正贵重的东西,从来不肯轻易示人,非得你一步一步走进去,用体力和诚意去换,才肯露一点真容给你看。

瀑布旁边有条小道,说是道,其实是驴友们踩出来的石缝,陡得前面人的脚跟几乎贴着后面人的额头。我拽着藤蔓往上爬,到半山腰时回头一望——夹缝岩的峡谷就在脚下,两岸峭壁紧紧夹着一条溪水,深幽得让人心头发紧。我忽然觉得,“夹缝岩”这三个字真贴切,它夹着的何止是一道峡谷,分明是把这一山的绿、这一谷的静,全都护在了石缝之间。然而,在距今170多年的清道光年间,人们就通过这条艰险崎岖的小道,靠着人工,搬土运石,在山上盖了一座寺庙。

继续顺着岩石往前走,就来到了瀑布上方。我小心地走到岩石边缘,探头往下看。瀑布从脚底倾泻出去,化作一条银亮的绸带,飘进山谷深处无边的绿林里。从这个角度看,那白色愈发显眼,绿林如翠色的底,白瀑如飘在空中的缕云。树林是静的,绿得沉郁;瀑布是动的,像一道光从山体的心脏里迸出来。我心里忽然亮了一下。一动一静,一白一绿,分明是天地间最完美的一块翡翠——没有人工的痕迹,浑然天成。绿得正,绿得透,中间飘着一抹灵动的白。

下山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那条被我们涉了一次又一次的溪水,此刻正安安静静地流着,绿得沉沉的。我忽然明白,原来我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踩在这块碧玉上——它太珍奇了。从我踏进夹缝岩溪水的那一刻开始,我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块玉——温润,沉静,绿得柔和。直到我站在瀑布面前,看见那一道白从夹缝岩碧绿中飞泻而下,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碧玉,分明是一块绝佳纯正的翡翠。它一点点沁入皮肤,沁入呼吸,最后沁入心里,把这一路的溪声和绿意,连同那道瀑布的白,都收拢起来,凝成记忆深处一方绿中飘白的清凉。日子久了再拿出来看,还是那样清凉、透亮、灵动。

■ 黎玉松,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中国铁路文艺》《短篇小说》等。

大地行吟



秋天不应忽略 (外一首)

□ 罗迦勇

酷热的记忆渐渐消逝
总会在季节拐弯的时候
留下许多思念
像晾在屋檐下的旧蓑衣,滴滴答答
漏着午后最后一场雷雨的余音
候鸟早已倦怠,翅膀垂成
黄昏里两道浅浅的墨痕
一阵若即若离的风,绕过
晒谷场上空置的簸箕
把余温编进渐长的夜曲

风穿过篱笆
带来泥土初醒的清凉
稻穗低垂,静默地甜透
风在穗尖轻打了个结
欲坠的叶子写着露水与霜降的暗语
晨光读懂了每一行
握住了整个季候的回音
变成一封未署名的回信
而月亮每夜磨亮它的镰刀
静静收割田野最后的金黄

秋天不应忽略的是——
饱满从不是偶然的恩赐
每一颗金黄都曾向雨水鞠躬
每道裂痕都珍藏着烈日
收获本是一场庄重的告别
谷粒脱离稻秆的瞬间
与破土而出同样决绝
而汗渍正一寸寸渗入泥土
成为大地最深处的纹路
那是种子用汗水拓印的征途

秋思与秋实

春日的许诺在叶脉间游走
所有的期待,在青黄相接的顷刻
化作秋收万颗粒的笃定
不再是浮光掠影
镰刀与晨光交接的瞬间
金黄从田垄漫上农人的眉梢
每一粒都沉甸甸地压住风的轻浮
像繁星挤满夜空,挤满箩筐
而每一粒都记得破土的时辰
攥紧自己的光

每一粒秋实都藏着一座钟
敲响时,涟漪漫过所有荒芜的日子
它生着根,穿过砖缝与冻土
春天的脉搏仍在跳动——
这沉甸甸的踏实
原是大地永恒的胎记

春的期待与秋的应答之间
只隔着一弯腰的距离
而泥土记得所有沉重的诺言
在仓廩里,把重量弯成弧光

那些被扁担压实的黎明与黄昏
向着地心最柔软的方向缓缓扎根
我俯身拾起遗落的穗子
看见胚芽里蜷着明年的春天
从每个低垂的姿势里站了起来
汗珠坠地,肩上碾碎旧年的月光
敲开泥土的硬壳
那些被踩实的脚印开始翻身
把根须缠成通往春天的缆绳
而暖意,沿着土层的脊背攀了上来

■ 罗迦勇,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把根留住》。

乡愁记忆

